



2014年7月20日 星期日

编辑 何菁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叶凡

浙江晚报

明天我还要这样虚度

文/马温

我对我说：“明天我还要这样虚度。”

这是在给我自己鼓劲，我在犒赏自己，或许只是想放自己一马，让我仍可从容不迫地虚度，和从前一样。

从前的我什么样？对我清算的时刻难道提前来了？

不说明天，说昨天、前天吧，说我已经结束的一切日子，我是怎样虚度的。

我虚度过什么呢？我应当有过生涩和芳青，我在作文簿上写出幼稚但充满真诚的排比句，在长满杂草的中学操场上，我穿着解放鞋，一脚将足球踢过中线。我虚度了露天电影，虚度过广场集会，虚度了古籍书店里的打折旧书，虚度过历史行将变轨的重要时点，虚度了赤脚挑河泥肩膀疼痛的那个上午，虚度过在江边码头游泳的晃晃荡荡的傍晚，虚度了黄山日出，也虚度过泰山经石峪那些隶体的大字，虚度了小说手抄本中的女孩和她朗诵的诗句，虚度过私人聚会桌上只有油炸花生米，被我虚度的还有“1812：枪骑兵之歌”、“马贩子科尔哈斯”，一些肥皂剧我也没放过。

虚度让我活着并活得开心。我的少年、青年、中年和我当前深陷其中的老年，每个阶段我都留下笑眯眯的照片。这些照片证明我一直快乐，还证明虚度并非步入歧途需要挽救和痛改。不要说什么情何以堪，不就是过日子，过得松弛点么？不能总让肌肉绷着，总统上台念国情咨文还要首先深呼吸，放松了才能读出抑扬顿挫的腔调，才能让手臂摆动，做出舍我其谁或感谢上帝的演讲动作。踢足球也需要放松，巴西世界杯，那些将球踢飞的名将，俱是因为想让他临门一脚力挽狂澜、石破天惊、永载青史，于是，在那一秒，足球轨迹被这沉重的意义篡改了。

我的个人经验是，当我想要赋予日子意义时，这个日子要么虚假失真，要么夸张矫情，受折磨的是我，活得好累啊，艰难度日啊！

意义不是我的唯一可穿的衣服，我还可以穿树叶，穿动物的毛皮，穿废旧报纸，甚至，什么也不穿，天天日光浴。

昨天我没有看一页书，却写了比一千字还多的文字。这件事短暂地阻击了我的蹉跎习惯，并让我的昨天呈现出某种意义。可是，你不阅读却写出那么多废话，这是意义呢还是算无聊？——除此之外，关于昨天我想不起更多细节了。日子一经虚度就变得模糊不清。虚度和梦境的同构性是经不起回忆。梦境

在你拼命回忆时破碎，而虚度的日子也在你的回忆中丧失了清晰度和完整性。虚度的反面，有一种人生，可以无限次地被回忆，他的每一天都有清晰描述，每件事都有来龙去脉，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，每天被观察，时刻被记录。

如果我不希望我的人生被如此观察和记录，如果我存有这样的卑微志向，那么，我必须让自己成为一只野外的小老鼠。我不隶属于某个医学实验室，我是一个野种，我的住所不是配备灯泡的透明盒子，我有自己的洞穴，我在狗尾巴草与薄霜中自由呼吸，无论我是雄性还是雌性，我都操着乡音向异性表达柔情蜜意。我有充足的权利虚度属于我的生命，我既然不喜欢意义，那就恳请意义不要来碰我，我既然喜欢日复一日看不出意义的日子，那就由着我，由着我这样活着吧。

我虚度过太多太多，简直，我就是虚度了人生，虚度了这个世界。我不会直接说我的人生毫无意义，我只是说我在虚度。我不否认，许多秘密在虚度中钻出地表，许多情感在虚度中长出触须，许多语言在虚度中赢得好感，许多行为在虚度中放肆演出，而许多意义也在虚度中次第浮现——很悲剧，我还是没能躲开“意义”对我的袭击或拥抱。意义有很强的黏性，哪儿有人生，意义就来攀爬，像爬山虎对一面山崖的覆盖与侵占。意义不请自来，好像它是救世主，在你人生的起点，它就在一粒花粉或一颗胚芽的形式寄生进你的身体。

有一种叫荷的植物，它由几个部分组成：露出水面的是荷叶，荷叶之上有荷花，荷花谢了就结出莲蓬，还有埋在淤泥中的藕。藕深藏不露，而荷叶招摇，荷花粉艳，莲蓬又是羞羞答答，它们都可拿来寓意某种生活态度与立场。藕虽然有哲学家的深奥，同时也有大小姐的古怪脾气，采藕人穿着防水服，一番踩找和拉扯，才将它拔起来见了天日，可是藕却不给人好脸色，肮脏的泥巴糊了一身，不论它是否代表意义，不论这种意义是否深刻，我都不选它。我的倾向是选择荷叶。风来了，荷叶为什么就不能迎风招展？谁规定了它的下场非得是宁折不弯？风让它欢欣，雨也让它喜悦，荷盘中的一汪水，被荷叶摇啊摇的摇成一颗颗亮晶晶的玉珠，这样幼稚的游戏，荷叶总是做不厌。你也可以说它是无聊，你也可以说这很有趣。

纯粹 独白
cun cui du bai



一个耄耋老人的童年趣事

文/高春华

韶华易逝，岁不我留。近事易忘，往情难舍。聊忆童趣，逍遥以游……

背《女儿经》

我1935年出生于镇江，日本鬼子来时才两三岁，全家逃难到苏北姜堰。

由于有一定的家学渊源，家里重视对孩子的教育。六、七个表兄弟姊妹当中数我性子躁、嘴快、手快。大人觉得只有让我背《女儿经》将来才有姑娘的样子。

开始时，母亲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。不久，母亲刚念一句我就能接下一句。再后来，母亲刚起头，我就能摇头晃脑、滔滔不绝地背下去……或许这就是所谓的“童子功”，因此到现在我还能张口就来，什么“女儿经，要女儿听。每日清早三更起，休要睡到日头红。休大叫，休大笑，恐怕邻舍人知道。”“裹小脚儿莫胡行。唤着丫鬟执着灯……”大人们看我背得好，就夸我“现在讲话声音小了”“不闹了”……

一天妈妈叫我背一段，开头背得蛮顺，当背到“每日清早三更起，一直睡到日头红”时，妈妈笑了，怎能一直睡到“日头红”呢？是啊，几岁的小儿怎能懂得“休要”的含义呢？从此我也就与《女儿经》绝缘了。

闹私塾

在姜堰避难时，我到一

墙之隔的景先生家读私塾。因为太小，将我一人安排在老师和师娘房间里就读。

私塾嘛，“三、百、千”肯定是必修课，还有什么“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”等等……

我一个人在先生师娘房里很无聊。有一次看见先生抽屉里有好多鹅毛笔，这可是我们做毽子的必需之物呀。一下子发现这么多难求之物可把我高兴坏了，拿了就走……

我有在师娘房上马桶的特殊优惠，很自然地就发现床边还有一只尿壶，感到很好奇，就在先生的尿壶里小便。先生觉得我这小丫头太小、太淘，还不适合读私塾。于是一个月还不到的私塾生活就此结束。

1985年我借参观泰州职大之机特地到姜堰北大街故居，寻访童年的塾师景先生。站在景先生家门前，我高声呼叫：“景先生、景先生……”可惜好久都没人应答，只好怅然离开。

穿裙子闹笑话

从私塾退出后，家里便把我送进了育斋小学。其实这时我还不到入学年龄，稀里糊涂地在“复式班”旁听。

那时穿裙子可是时髦的事。我穿上后裙裾飘飘、洋洋得意、到处显摆。可不久我发现，人家裙子下边看见

的是小腿，我裙子下边露出的是长裤。其实只要把裤子卷起来就行，可我不知道，就把裤子脱了。学校里是要常运动的，一动，不好，光屁股露出来了。小朋友们拍手笑喊：“光屁股郎当，光屁股郎当……”羞得我转脸跑回了家。

迷路识“钱”

不久日本鬼子又到了苏北。父母便带我们回到镇江。租住在九如巷对面“戴春林”杂货店后面。一次和母亲上街，不知怎么走散了。也不知怎么那么“聪明”的，居然想到坐黄包车，告诉车夫：到卖水瓶的戴春林杂货店。到了熟悉的家门口，我就进去了……一会儿，前面杂货店一店员进来说：“你家小姐坐车没给钱，人家还在门口等着呢。”母亲赶忙出去付了钱。哦，我这才知道，原来坐车是要给“钱”的。

这以后我就进了薛家巷小学，正式上了一年级。这是由童年向少年渐进的时期，有趣的事情也不少，那就是下一篇文章的事了……

